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上德

翼無以為以用也仍一作仍夫曾將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

○蘇注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
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
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
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
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
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
也○息齋註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
亦無為亦無以為為降而為
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
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
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
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
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
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
得謂之德德在入謂之仁
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
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
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
而禮自然之次也○宏甫

老子庸齊口義下

庸齊林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
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
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註無為也而亦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韓非解仁者謂其中心傾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昇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筆乘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嚴君平解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入兼愛萬物博

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集解禮者得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為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之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分爭之能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老子億春秋之世會盟車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又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入當返其本也所言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為體而德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太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為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大上其次之論無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

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之有以為則為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為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

為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為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

○註強世 揚子法言第

六曰或問禮難以強世曰難故強世

抑揚 禮蒙示曰佛曰抑

斷制 莊子徐無鬼篇曰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規

正當 碧巖第四曰正當

德盛時○易否卦象曰太人之吉位正當也

脩飾 論語憲問曰行人

子初脩飾之注脩飾謂增損之

由中 桓子地黃曰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

人偽 莊子漁父曰惜乎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傳云在多聞前言

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

聖賢具之古言與行 務外務內 列子第四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老子經卷下 三

昔之 翼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靈音祿顛仆也數上声 息齋註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

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天十何思何
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蘇
註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
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
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
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
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
知其生而已疾主知其為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
得此者皆道在焉耳致之
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遂烈
也地不得一未遂發也神
不得一未遂歇也萬物不
得一未遂震也然其極必至
此耳天地之大疾主之貴
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
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小數者亦舉其
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轆轤轂會而為車車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彼知無有之為車所謂
無之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天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二存焉
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球球貴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貴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
車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
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
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

而小不能賤也之落落然也而小不能貴也○德清曰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以明無用之用為大也
欲若大者當以無為而治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一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
道可一而言而盡也其為物不盡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一之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
此不一之一以為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一之一以為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
不一之一也○清庵云自
卑身高不忘本也數車之
各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
一身無一名我者數我一
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
也

○註安齋 後漢書橋玄
傳曰過境安靜
言毀 易上繫繫辭云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

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
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
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
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蹙顛也處貴高
之位而無此則顛蹙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
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
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
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

孤寡不穀 曲禮下曰庶
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
孤者特立無德之稱也○
又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侯其其與民言自稱曰寡
人或注寡人者寡德之人
也○又曰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
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
王老注穀善也

非乎 莊子駢拇篇云枝
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
聲使天下響慕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曾子也史子魚也
譽字誤 呂吉甫註譽無
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
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
除且 莊子則陽篇曰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注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遂行而
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月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

反者 眞反復也須溪云
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
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
無反○蘇註復性則靜矣
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
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
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
強莫如焉此其所以能用
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
動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
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
母者也○老子解曰探本
復源深根固蒂而道之動
亦可禦矣其始甚微其後
乃甚其初甚繁其後乃大

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
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
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
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
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
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
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
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

碌 會玉兒
落 會石轉突也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注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遂行而
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月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
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
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
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

而道之用不可究矣天地萬物莫不皆然○息齋註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及無然後為道故曰及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干無有則必強及強為弱則可以漸求干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及者自有而未無弱者致無而求道○集解道之動以復為本故反也者道之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為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為用也○德清曰此承上章以明道為天地萬物之本也

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及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註反所 易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始成始也故曰成言終始也成始也故曰成言終始也

上士 翼倫苟且也倫羊朱及變改也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雖成非久固也欲使豪賢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筆乘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勝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策乃美善之美善者也○蘇註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太白若辱者使自而不受汚此則小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小可復如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鉢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而不小立圭角也太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太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勤而行之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

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類。之以成者，如此。○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似，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况明道若昧，十教語亦皆無為而為正言，而若及也。寧能不為下士之所大笑邪？○德清曰：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稍智可能入也。○無垢子曰：此章前謂人之形名雖同，心念不等等後，教休道，正德藏名而修真也。上等之人，聞道之後，竭力便行，而無退屈中等之人，聞道之後，且信且疑，似行不行。等之人，貪很多欲，見道守柔，謂之懼怕，見道淳朴，謂之愚魯，故大笑之下士，狗迹而不見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迹也。若以下士為然者，非其道也。古人有建言明道之人，若愚昧而無曉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大道，則無分別，乃和光同塵，與眾同類也。上德之人，虛而容，物如谷之寬大，太潔白之人，若濁汗不顯其清，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切欲為而不欲為也。建立

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為進也。夷

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即是密而不露，質朴之人，若偷薄不明，則自安無而已。大方正之人，無委曲轉彎自捷，而已道德玄微，乃無形之形，不器之器，不名之名，不可速成。且水千年不消，而成水晶，松津萬年結，秀琥珀，功用漸積，久而方成。至室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雷，霆發則有時，豈常聞哉！太法象質朴，而無形道潛，而無名道，雖無形無名，善能假精與萬物精氣，且成就也。○老子解曰：道之無名如也。而物皆賴之以成，皆非善貸乎？夫貸者必有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矣。○註退之 韓文卷十六 答李翊書曰：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楊子法言：君子篇曰：昔子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能。皎皎詩白駒篇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注皎皎，潔白也。○古文大寶錄曰：勿皎皎，而清。建立 後漢書袁安傳：失信於所建立，於無功。○朱子語錄卷二曰

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若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爲

○淪變 易煎卦象曰有淪無咎傳曰有淪變則可以無咎矣

○東西南北 佛書云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無東西何處有南北

○法象 易上繫辭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推以及人 大學明明德注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情滌之汚也

○大成 孟子萬章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云

○成已 中庸二十五章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

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

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

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

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

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

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

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

八十一章之詞

道生

翼云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自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有陰抱陽植物則背寒而暖而中氣運乎其間矣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鋒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當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稱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王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三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吳

已愈多亦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他言有而後生也天一生水地二生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

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

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

老子經卷下

○德清曰此承前言道体冲虛而爲天地万物之本誠人當以道爲讓以謙自

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万物不得二無以生故也

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爲之和

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万物負陰而抱

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呂註凡物而不

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陰而

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吳

處也○蘇注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各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方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千三而三生千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老子解曰王公太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形也而生一一生二生三以至万物是損之而益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万物負陰抱陽皆稟冲和之氣而乃有強弱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為教我者之父

○三才 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三極 易上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正理字義曰三極云

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又曰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抱負 韓文十九曰抱負其業東飯於家 冲虛 儀礼序曰窺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 生生 上繫辭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究

月盈 易豐卦彖曰日中則具月盈則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盈不 易乾卦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強梁 論語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于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

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 翼云馳騁使使也
堅猶剛強不曰剛強曰堅
變又曰頑也無間無內也
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
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
能破而無有能入之語
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
也○子由注云以堅御堅
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
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
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
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
有未嘗覺未嘗入下物則鬼
神是也足以聖人唯能無
為故能從使衆強出入群
有○嚴君平曰有為之為
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
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
有為之聲聞於百里無為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
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德清曰此
承上言無為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
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
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
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脈得行之
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

○註穿石 前漢書牧乘傳泰山之雷穿石

○正理字義全無此子鐘鐻

營衛 素問營衛生會曰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注營氣者陰氣也衛氣
者陽氣也

妙用 碧巖第五曰縱橫
妙用

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
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
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
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
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與 翼云多猶重也薛
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
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正
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
也知幾奚殆○呂註別士
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殘
至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
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貧
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
殘至傷性則不知身之多
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

老子經卷下

十

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
同而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
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
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非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
也蓋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非其至富而害
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
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
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德清曰
此言名利損生誠入當知止足也

○註費心力 桓子地廣曰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糶費心力而無功
危殆 中庸危曰或危殆而不安 不曰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千古萬古如何知得
受用 碧巖第三曰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

各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
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
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
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
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
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
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
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 呂註万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
日新而不敝万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
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象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
不言而辨者也故若訥如是無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天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
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
勝天地之所行况夫軀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友往而不勝者乎○林子
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
而靜而為天下正也○唐白居易曰天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牖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致聰察不殺
智能而化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
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
忠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
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
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
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
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

父之人化波黠得之故不
出關而東海之政成曹參
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
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
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
清靜之所致耳○德清曰
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
為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
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也

天下 翼卻屏去也養糞
田也兵勿清本糞下有車
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
以糞車為證戎馬戰馬也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
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
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希聲註夫天下有道之世
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甲
兵動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
其惡有二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

愈勝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
真性皆外物也夫馬得而有之之人皆有至足有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林子曰昔司
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且
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
之性則成備於我矣故曰
知足之足常足○德清曰
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甚
言多欲有為之害以誠人
君當以知足自守也

○註糞田 孟子滕文公
上曰凶年糞其田不足則
必取盈焉
爭戰 孟子離婁上曰爭
地以戰

不出 蘇誼性之為賦充
通字也無遠近古今之異
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

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
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
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
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白為天下
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
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
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
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
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庸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
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
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
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
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尸
庸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
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
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
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
不勞而成之矣○德清曰
此章承上言聖人所以無
為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
也

○註足迹 莊子胠篋篇曰足迹接乎諸侯之境
易目 孟子離婁上聖人既竭目力焉
上繫辭曰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公疾而速不行而至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
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
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
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
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

為學

翼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
為者勝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取天下○息齋註為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為道所以去
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
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在其尚猶不見
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下
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不
下乎○蘇註不知道而務
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
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
道顧視万物無一非妄去
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
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
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
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
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
德清曰此承上言無為之
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

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曰求自益為道則日曰求自損故前
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

○莊子內篇 大慧書下答
呂即中書云士大夫講得
書多成無明愈多讀得書
少成無明愈少

黜聰 莊子大宗師曰墮
枝驚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

去智 莊子刻意曰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云注知私
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
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

聖人 蘇註虛空無形因
万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
方有圓為圓如使空自有
形則何以形万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
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
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
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

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存一以嬰兒遇之善無所善于惡無所嫉夫是
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呂註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原雖有
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俟也○德清曰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
故無不可教之人也○林氏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度
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故於
善乎故曰德善○元澤註善
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
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度幾
乎改其不信而復故於信
乎故曰德善○元澤註善
惡生正去見嬰兒生乎自
私公下大道則雖目觀善
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
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
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
之善非憐而怨之乃不覺
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
也是以方法雖殊等為實
相信與不信混為二林知
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
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
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皆

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
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
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
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慄慄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
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
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

委知實實實知委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老子解云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是以彼亦不於此亦不溫然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太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註疑圖 通鑑唐高祖紀曰射獵無所疑問 不億 論語憲問曰子曰不違許不億不信 注億未見而意之也 不信謂人疑已 闕 徒頌功恐懼也 圭角 小學嘉言曰以無圭角爲相歡愛 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爲圓

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

出生 翼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返于無莊子曰万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杌其入不詘又曰有乎出無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爲已有如輻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目遇兇音似山海經兇出湘水之南蒼黑色余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蘇注云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青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千言之三者各居其一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二使入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愿則死之道常于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此十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也○諸子品節云凡出於生則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之類不一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何者以其貪生故求生而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二言多也生生之厚凡富貴利達肥甘声色奉養皆是云云云云云云有二三諸家類多穿鑿往徃為古人所愚○林子

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為南北斗在躰為九竅四肢在用為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八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教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天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此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矣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健乎赤龜龍動靈龜遂行應速於不發疾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

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寂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泯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固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二

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

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德清曰
此言聖人所以以超乎生
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
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
也○真誥六云夫可久於
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
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
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真
然後能以登生氣之二域
望養全之寂寂視万物玄
黃盡假寄耳豈可不歎之
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
辟百害入軍中逢甲兵中
行不懼虎兇此之謂矣
○註綱領 大學注明德
親民至善此三者大學之
綱領也陳氏曰綱以大綱
言如綱之有細細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舉而裘順
沒從公常糾紛○孟子蒙引云正節註莊子與涓借出註涓沈而漏出者涓也然則涓沒二字
似有浮沉之意蓋涓者乍作入之義不全是沒也

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
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
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
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
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兇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
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虎
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

碧巖卷二曰信得及把得住

動輒

前漢書王莽傳注曰鄭重猶煩煩也○秋名曰鄭重感歎也
論語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
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
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
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
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
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
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
無害物之心物無傷入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道生 通義曰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蓋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與下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特置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集解道生之虛無者實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盈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德清曰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欲入人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希声注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

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

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尊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軀德者妙物之用德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德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既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亨量其用謂之養保其和謂之養護其物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孰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官視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理通也

○註莫之為 孟子萬章

上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
超出 正理字義曰超出
輪廻
匠生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定

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自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

王宰 圓覺經曰此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王宰

天下 莫兌也人之有戶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閱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空聞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供即此義不可再窺且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捨而充喪曰襲○蘇註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客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万物也聖人跡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慮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階滿不能救夫聖

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如小而畏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万变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林子曰大抵老子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軀氏所謂太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太身無我真我而虛坐本躰者是我真常之一太身也○林子

無主爭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

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者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德清曰此言無道之方當以皆物合道為要妙也

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謂資貨○外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太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襲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資貨非道哉

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
它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
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
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
天地有正位乎。以此大道，
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
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
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
甚夷者乎。○德清曰：此言
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
歎道之難行也。

○註施為 近思錄治身
篇其施為寬裕裕密

宮室 尚書泰誓曰：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汙土高
曰臺有木曰榭。

厭足 孟子離婁下曰：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列子第七楊朱篇曰：羨厚復不可常厭足。

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
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其平，人之求
道不知適正好行利徑之路。譬如國家者，治
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為官室臺榭之類也。朝
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米為
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
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

善建 真邪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此不可不從。韓非本○蘇註：世豈有建而不拔，抱
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齊物之長，抱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守，而其建有不可拔
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誠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
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
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
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
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
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
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之耳。○德清曰：此言聖人
所以功德無究，及子孫
者皆以真修為本也。○林
子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
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
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
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
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
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
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

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
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
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
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
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
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從
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
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
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
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
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
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
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
道之無所不包而此道
之用無所不達也。

○註生
書千前
無偽 孟子滕文公上曰國中無偽
餘慶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天下之然哉以此

張上聲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
則不叛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
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
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偽脩諸家
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諸
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

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
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
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
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
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含德 翼云玉由蟲蜂刺之
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
虎豹之類以爪按擊曰據
攫鳥鵬鷂之類以羽距擊
攫曰搏龍志堅曰以四指
握握指為握固峻子垂反
也說文云赤子陰也男平

聲嗶所歛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嗶一作嗶不嗶黃茂枕云古本無嗶字嗶不嗶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祿吉內之候也○韻會慶藏回反論文亦予陰也从肉允聲又或作鯨見老子或作慶出聲類又遵緣切義同又即委切又先韻荀緣切縮也云嗶於亦反咽也嗶可訝切聲破也○臨濟錄夫如嗶嗶之器不嗶嗶醒醒如太器者直要不受入惑注嗶音西嗶所嗶切○本綱鹿部韓愈曰王師授子鹿峻九方云鹿原純陽而峻者天地初分之氣壯壯相感之性也時珍曰老子云心嗶子催反赤子陰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為穩○呂註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身自交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嗶物之所嗶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蘇注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嗶而巳未

浴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嗶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

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在真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嗶人之所以至于有嗶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易嗶傷之

○註純一 朱子語錄卷二曰赤子之心未有所知純一無偽 純氣 莊子達生篇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注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 傳曰左傳喜公十六年傳曰春隕禘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注祿吉內之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祿內之先見謂之祿此總云祿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亮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總名 志動 孟子

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嗶不嗶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嗶嗶嗶也嗶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

公孫丑上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速已孟子子滕文公下曰如知其非義斯遠已矣何待來年

知者 善虛註君平曰五味不仁五見在耳如耳非耳如舌非舌如齒非齒如目非目如物非物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矣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廿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取不可以言傳故心四馬不能知口絳馬不能識此至人及不待收視聽聞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卅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跡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巨人之遊處顯則與万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

變是以謂之玄同○德清曰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玄同也○元澤註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而不物于物况可得而親疎貴賤之辨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莊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注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息齋曰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也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入無內外無已我是謂玄同
○註藏之 易上繫辭曰退藏於密
○隱尊圭角 見于前
○條理 孟子萬章下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以此為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第三十章中三注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 蘇註古之聖人柔遠能迓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執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服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欺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密而姦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爲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也○德清曰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奇功以誘民○通義曰技才能也巧巧詐非止工藝也奇物謂珠玉珍玩奇異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老子解曰天下本無事故以無事取天下無忌諱而亦無多器無技功無法令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

註防禁 後漢書楊璇傳云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便利 後漢書孝王京傳云宮中多不便利 桔槔 莊子天運曰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字彙曰桔槔以機汲水器也○郁離子曰鄭人學爲蓋傭日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治日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命技藝而學兵器其年已老

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賊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第七十八章

莊子 堅樸

其政 一 翼隨音門飲殘錄
也 一作缺歟失望見以其
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
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家
也廉稜也劇居衛及劉也
皆謂其利傷物也○德清
曰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
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問
悶無知兒○息齋註其政
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
以巧應上故其民醉六察
察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
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
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
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
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
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
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
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
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當罰則刑政蓋有設而
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綱于君子之域教
化之盛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通義曰倚者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
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
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
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
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正者

○註頌 前漢書河武
于傳云唯內史事施行多
所舉奏為煩碎
倚伏 後漢書張衡傳衡
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
倚伏幽微難明
漢書賈誼傳十八云人主
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九級下廉近地
則堂卑高者難禁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級等也廉
側也○綱鑑曰堂隅也
闕 字彙曰居卑及音貴
傷也則也

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
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
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
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
且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
不刺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
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刺不傷也
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

老子經卷下
三十一
燭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嗇者有餘不盡。川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入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

治人事天... 非解家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天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返。亦不知服。從道。聖人雖未言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林發服。故曰。夫唯嗇是謂嗇。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窈。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窈。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入。至者。服服者也。故曰。嗇服是謂重積德。○蘇註。凡物方則剛。廉則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處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林子曰。服者。服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物。故不取。則不取。嗇也。○又林子曰。沒身。亦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及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

長生也。心不生滅。秋氏之常道。秋氏之長生也。○德清曰。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為外士內道之道也。○荀悅申鑑云。或問曰。有養生乎。曰。養生。乘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性理大全曰。治人事天。其若嗇。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老子解曰。治人而嗇。則莫知其極。而國入安矣。事天而嗇。則可以長久。而得深根固柢之道矣。人能知此。而早服。嗇之積者。重矣。嗇之不可不早也。如是不。則安能長生哉。

○註以善 孟子離婁下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嘗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不賂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尔先學不。而後可言射。

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賂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

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
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頌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
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

治大 韓非解工人數變
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播徙
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正
半日十日則正五人之功
矣万人之作日正半月十
日則正五万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亦衆其
虧亦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
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播之則少成
功載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
賊其沢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呂注夫唯神不傷人則神皈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
皈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皈焉○德清曰此言無為之益神和于民返頭有為之
害也○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為而已矣夫無為之道豈
足以及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傳不云乎國將與聽於

人國將下聽於神聖人以道蒞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詭之說
陰邪之氣舉不得好平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夫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傳陰陽不相侵越鬼神不至雜採鬼神盡其道而為鬼神之神
聖人盡其道而為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礼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皈焉○通義曰愚謂
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
相蒙予直以為有字之誤
均以不擾為事耳恐糜爛
其質育恐驚擾其生烹期
於適口烹期於生物此下
載不疑之案休道者孰敢
言

○註頌 字彙云頌下首
至地也又貯也
擾之 書論命中曰孔頌
則亂

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
之道皆是不擾而曰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
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
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
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滄
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
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
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天則 莊子德充符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侵越 抱朴子君道篇曰立朝牧民者不得侵越官局

一本 韓非本作聖人亦不傷民

于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下本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 蘇註天下之版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向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天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老子德壁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眾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又以為柔所以伏矣由是觀之下入者取人之道也○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入有心以取入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入無心以取入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尔小國不過欲以入事入而得其所欲已尔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入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其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德清曰此言君天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入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

下者當以靜勝為王不可
以力相尚也○吳注交會
也大國者請小國之交會
如水之下流為天下眾水
之交会也牝不先動以求
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
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
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
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
或曰牝字其一疑衍大國
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
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
其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
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
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
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
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
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
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思平
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
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通義以取取入也而取取於人也

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
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
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
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
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取
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
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
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

○注強盛 後漢書西域
傳曰鄯善王亦始強盛

勞擾 在干性理太全於
虎書之

黃茂材知荆門軍事京
聞造老子註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
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
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
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
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
有味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 蘇註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惡者雖不能存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兼言之則可以為而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則凡罪不能汙也○吳注万物之與万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室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為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高乘章先十二生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

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下者謂之器器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與也故善人能器此與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真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又曰人雖負兼乎道而道則居嘗有兼乎人哉人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是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且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取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教人而無兼人之盛心也又曰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德清曰此言道之為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

○註不藥家 堅按柳文卷十七宋清傳宋清有與

老子終卷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入之不善何乘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與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

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苟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吟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入如鄉落之間

老子經卷下

三十一

宋清傳

善藥於人不取直之事文
長詞多故畧而不載宜見
彼集矣

柳落 句會云落居也人
所聚居

庸人 家語五儀解曰孔
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
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
行以自定見小闇入而不
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
所執此則庸人也○書歸
堂記曰庸人孺子皆得易
而侮之

改過不吝 尚書仲虺之誥曰
改過不吝

思人 孟子離婁下云西
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不潔汗穢之物也惡人離見者也
詩不云 史記東方朔傳又韓退之卷張籍書自有詩不云乎之字○前漢書宣帝紀云詩不
云乎民之失德乾鑿以愆○後漢書章帝紀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為無 翼為當為也純甫云人皆
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蘇註聖
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
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然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
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
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
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
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
有不濟者哉○林子曰事
即為也所為之事也大小
多少論語所謂無眾寡無
不大也林子曰夫道本無
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
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
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
尔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
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
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
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
而無事也○德清曰此言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
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
為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義厚禮求
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屈能謙以求此道
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
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與人乎哉有
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

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
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
真切工夫也凡有為謂習
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
名利欲○常清靜經曰太
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
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
一焉者地則亦何怨何德
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
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
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
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
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
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
真能不與世而相為酬酢
邪亦惟渾渾悶悶相忘於
太順太化之中已尔不知
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
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
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此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道既如是而所謂不
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
足以為老子○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人
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鶴林玉露人集卷四有以德報怨之論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
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
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
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天
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
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
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

○註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屬得過當論於蠶蠶

○辭轉 唐文粹何諷夢湯
賦曰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辭轉

其安 翼脆此芮反判
作破成一作履今從補奕
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
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
反也特一作輔非既曰自
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

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
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
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
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音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

老子經卷六

三十三

今從韓非本○德清曰此釋二章圖難而易為大千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為人之所不為以為學道之捷徑也○息齋註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心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其未兆而謀之自其微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所獲其安者其持其安於未兆其心于未兆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自疾而積惡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若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若不究于自其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况於終矣此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眾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在學○公視反聽復象人之所道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又註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夫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夫至終而自以為夫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夫而終亦不為夫則終無敗事也○劉堅曰欲象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象人之所欲故曰不欲貴難得之貨象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象人之所學故曰復象人之所道

○註一賞 尚書旅旅為萬山七何功處一賞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象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事之未辦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終始 按尚書曰慎終始於始謂乎

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
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
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
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
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
貨借喻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
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也此亦
借喻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敗爲

古之 遺摺模也式法也下微曰亦幸周曰遠及及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程而有玄德者
獨賤之雖久於物乃順於道○蘇匡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
凡民不足以此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
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
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
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
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
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劉仲平注不以智治國者
開天者地以智治國者開
入者地則天則順順則行
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
而治開入則鑿鑿則失于
太察其民所以不厚而缺
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集解
廉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
拙自愚巧者勞拙者佚巧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
吉嗚呼天下拙形政徹上
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
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舉

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
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
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

子謂其言似老莊云○德清曰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為本不可以智誇民也○五雜俎曰道非明民難以愚之故蒼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為矣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瘁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

○註黔首 性理大全程氏曰老子之言雜糅老莊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賈誼過秦論曰於是度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秦紀曰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習巧 前漢書貢禹傳東西南北各相習巧 相習 古文緣說曰劍樓錢文相習於上

江海 息齋注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故有大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持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下人先入而為之讀者不以辭章意可也○德清曰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服之如水之赴下也○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也先耳○呂注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詳則以其言下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

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太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也非兼五德者能若是乎
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與之爭

○註圖夫 尚書五子之
歌曰才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于注君失人心則
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
一能勝我矣

△曰 尚書大禹謨曰
曰兪允若茲言罔攸伏
野無遺賢万邦咸寧
衆本已從入注程子曰
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恒守
已者固而從入者輕也

天下 韓非解愛方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子也務教其禍
致其禍則事除其禍則事除其禍則思慮執思慮執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
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月之閉凍也不固
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
大地不能常移常費而况
於入乎故万物必有盛衰
萬事必有弛張國必有文
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
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
戰其卒則民聚民聚則國
廣是以卒之曰檢故能廣
○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
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
入身之慈之則邪念多干敵
國利欲勝于終鐘蓋亦寡
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
寶乎○集解不肖謂無所
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
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
教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已從入是也聖
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
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
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
為厲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

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
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
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
物而已何足以爲大○林
子曰夫老子乃孔子所從
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
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
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
子曰下土聞道大笑之而
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
乎○五雜祖曰老氏三寶
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處
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釈氏
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
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
後來地矣壁之樹葉今歲
結實太盛明年必無生壁
之甲用今日太飽明日必
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大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傳三寶土地人民政交兵家大農大工大商釋佛法僧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
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
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
之心處之肖象也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
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
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

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大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傳三寶土地人民政交兵家大農大工大商釋佛法僧

○註左傳 左傳傳公二
十三年傳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庄公志廣而休儉
疏云廣大者失於奢儉故
美其能儉也晉公子重耳
也
與接 齊物論注構合也
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
安寢平且以乘遇合之間
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
闔然日自如是故曰與接
爲構日以心闔即孟子所
謂且晝所爲有格戶之者
綱氣 莊子達生篇于列
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
窒蹻火不熱行乎万物之
上而不標請問何以至此
開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

丁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
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
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
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
語儉收歛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
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
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
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

注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
一不雜也

天誘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曰今天誘其衷注衷中也

天棄 同二年傳曰天棄之監林堯叟直解曰監鏡也是天奪之監使不得以自照

善為 異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二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依其強武戰卒七十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蘇注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義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入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

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林子曰士戰士也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德清曰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狀上二下實之意也

○註士師 語微子云桀下惠為士師云註士師蘇官也

○怨兵 漢魏相傳上書諫曰臣聞之故孔誅暴謂之義兵義者有三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兵兵兵志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怨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貪兵驕兵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闢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怒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令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王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 真用兵有言古兵

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及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示受戰于也論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声喪去也抗舉也○蘇注王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接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空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入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吳注進守難進也退尺易退也○德清曰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狀上三實以慈為本之意也○老子億不敢為王而為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惻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為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敵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也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慎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攘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

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慎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註兵家 孫子講義曰示敵以怯示敵以弱此皆

謀敵之術也 自取 振當作取蓋取取字相似故誤矣取行賤賈或作術節會自於也

擊鼓 詩邶風曰擊鼓其鏜鏜躍用兵鏜鏜擊鼓聲也鏜鏜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誘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鏜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 莫宗者族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蘇注道
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
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
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
乎人能躡此以應物豈不
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
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
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
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
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
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
事不能見非各言而求其
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
也○呂注何謂宗無為而
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
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首
而推之也矣其有不知者乎
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忘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
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德清曰此章亦入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
而自得也○家語三怨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足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
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
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
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
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
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

知不 息齋注知者逐物
故多爲不知者又本故近
真人能知不知爲近真知
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僞不
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
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
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集解知
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
而知者性之動也於於物
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
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
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
不知道者反且執妄知以
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
○呂注南伯子綦曰我悲
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
章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
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
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

入者吾又悲夫悲入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慕者可謂病病者乎
○德清曰此承上言大惟無知是以不知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

民不 莫威長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味虛分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夫也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憐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何知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仰之故曰小人不死天命而不畏也○德清曰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為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息齋註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

人足於內視入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肯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入不畏已者難使我忘入者易使天下兼忘我有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至有不能下且安矣

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善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

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以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細釋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眾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屬於 翼殺猶死也利謂

活害謂殺惡去聲繼音關
舒緩也王作垣嚴作默不
如作繼為長蓋默則重不
言垣則近不爭也○息齋
注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
于不敢勇于敢者蹈中庸
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
故曰白又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
及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
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
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
輕于思勇人之所嫉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
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
小爭而善勝小言而善應
不召而自來緜然而善謀
知其思于思勇也自其天
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
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
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
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
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也○吳註敢為惡之人乃天
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
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
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
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
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
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
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
非如人之于與爭而天定
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
與言而其應如響聲其執
應之速不待名之及此天
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
容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
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
天自殺之也○德清曰此言
天命可畏執應昭然教人
不可輕忽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
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
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

○註闕然 荀子臣道篇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
也注曉然明喻之見
○恩盈 易謙卦彖曰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見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感應 後漢書張皓傳曰
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
○乾以 繫辭上云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
而動即其所知便能知物
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
太極坤順而靜凡其所能
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
以簡而能成物

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
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
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
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
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
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
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其疎闊而無有漏
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

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

民不 薛注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帝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曰：試覽群書，皆有道德經，一曰：無見其文淺，而意與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乘車者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殺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乃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大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之與如此，宜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任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謂矣。○德清曰：此第二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

○註奇表 析文卷二十五曰：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注奇音羈表，與邪同。○字彙曰：表徐曉切音斜，不正也。

切切 家語大本云切切而悲

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表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表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自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

補正 孟子盡心上曰孟
子曰太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

斷刑 淮南子齊俗訓曰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
制斷鑿柄也

天討 皋陶謨曰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

民之 真稅租也純甫云
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
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
此章之言由租及精粟飯
其重于此耳○蘇江上以

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
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
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
難死而未利不願貴生之
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
為而生自全矣○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
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上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
而心平用物於則常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
必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德清曰此釋上章民不貴生

之所以教道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呂註一夫之耕足以食數人則矣至於餓
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哉而衣稅之謂同德矣雄治故而至干難治者非以
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矣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
其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
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
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
治無有也

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太匠斷刑則鮮有不
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
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
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
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
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
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
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
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
以生為者賢於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

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後曰說時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

人之 蘇注冲氣在則無堅強之謂至理在焉則事無至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面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荀子曰強自取在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為眾木之所壓○德清曰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

○注拱把

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注傳信公三十二年傳賽叔與之曰孟子見師之出而小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介○注知市壽金墓之木拱矣杜注合字曰拱又公羊傳信公三十二年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賽○注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下者也秦伯怒曰若介之年者寄上之木拱矣注宰家也拱可以手散抱

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

天之 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此皆俯其然則抑在上稍向下張之而仰其然則稍向下稍在上是抑抑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強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稍而使之下

其雖不足如舉其猶而使
之高○辨中夫把把也猶
方未也○蘇注張弓上筋
弛方一角故以况人之抑
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
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及
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予人己愈多非有
道者無以堪此為而特成
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
世則是以名餘自奉也○
息齊注哀多以益寡者天
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
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
餘而承人不足故其能及
万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
下而不居其功利沢施于
天下而不欲見其賢惟有
道者而後如也○德清曰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

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
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
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
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
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
久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
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

○註易言 易損卦象曰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卦象曰益損下益上民說
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天下 蘇注正書只合道而
反俗俗以愛損為辱受不
足為殃故也○老子億受
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
踐事只是也受國之不祥
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

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
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
看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
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曰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
人但知樂勝而負之為強
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
故視之若友耳倒置之民
之也入矣○德清曰此結
通篇柔弱之意欲入知而
能行也○宏甫註以堅強
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
陷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
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
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
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
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
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
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
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
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
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
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
反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
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
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
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守能弱
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

○起千金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蟻穴而壞

怨國 杜牧題項羽詩勝
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
是男兒
附大 與注契者刻木為
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
之以表信取材物于人曰
青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

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
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餘守其厚之意不祥
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
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
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
若反聖人去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物者之所存契以付未取財物之人○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字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德清曰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為當時計利者發也○蘇注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未故外雖和而內未妄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左以妄為常雖驚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金左不待言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太怨對將渙然水解○本非有妄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入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之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怒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

小國 吳注十人為什百人為什百人為什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小器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

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微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

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
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
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
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
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
什佰之器也○真漢書謂
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類
師古注曰五人爲伍十人
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
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
往來免備備省徭役也舟
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
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
也至老死入也近而且久
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
足則無事諮詢財足則不
相乞假○蘇注老子生干
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
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誠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
求用于世什佰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於雖結繩足矣內定而外無所慕
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定故也○老子
億章內二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及薄飯厚固不可以易而致○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
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
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佰如今人之
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以
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

德清曰此結繩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繫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諸夫 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
者凡年月日時以至入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札徐氏曰書文字也契合納也言有
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孟子公孫及上曰鷄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註民井 說文井八家
一井○市井邑居爲市野
市爲井古者二十畝爲一
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
恃力 史記伍子胥傳云
書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素朴 莊子馬蹄曰素朴
而民性得矣

紛爭 韓退之詩曰初喧
以紛爭中辭雜嘲戲

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
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
素朴也其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
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者 蘇注信則為實而
已故不必羨美則為觀而
已故不必信以善為王則
不求辨以辨為王則未必
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
博博字而且益者未必知
道聖人抱一而已能無所
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有人有盡
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
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
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
此天與聖人大過入而為
万物宗者地凡此皆老子
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
道之太畧也故于終篇復
言之○老子德美謂華采也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
善得道者也知言道者也得道者知忘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德清曰
此猶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
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
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
人則無所密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
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

○註用子 齊物論云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注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
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

者也聖人之道虛上而巳何所積乎未嘗不為
入也而在巳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巳者
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
入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
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
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
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
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大尾

美利 易乾文言曰乾始
能利美利天下不害所
利

道德經上下篇余常採諸註之約言考
文字之來源書以付梓已向二十年
舊刻靡亂脫誤惟駁於是乎剞劂氏重
請改正余不得辭之世務之暇增補不
足除却有餘以應其需庶幾有小補將
來云延寶二年甲寅秋七月德倉昌堅
書於洛陽銅駝坊

二條通玉屋町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刊

10
10

